

陳淳淳

漫步鎮海石公園 聆聽歷史的餘音



原鄉走廓

在石獅市永寧古衛城的城東朝陽山上，有一處被歲月溫柔相待的地方——鎮海石公園，它靜臥於山海相擁之處，像是一位緘默的史官，封存著古衛城千年的記憶，也銘刻著昔日石獅人民抗倭禦敵的烽火煙塵。走進公園，一眼就能望見那塊刻著「鎮海石」呈扁圓形高約六米的巨石，穩穩地貼疊在另一塊大石之上，形狀如同精雕細琢的金瓜置於玉盤之中。拾階而上，海風裹挾著歷史的餘韻撲面而來，似乎每一個台階都在低聲訴說著往昔的崢嶸歲月，引領我去聆聽跨越時空的烽火歲月與滄海桑田。

公園內，永寧明代十八景其中的幾個景觀遺跡散落其中，如浸月池、觀日台、玉帶橋、丹鳳朝陽、仙腳印、吟風弄月壇等，它們是古衛城昔日輝煌的有力見證，也是歷史的鮮活記憶。鎮海石公園的每一處歷史遺跡的背後，都有動人的歷史故事，其中明朝名將俞大猷率領軍民抗倭的歷史故事最為壯烈。明朝時期，倭寇頻繁侵擾我國東南沿海，燒殺搶掠，無惡不作，百姓深陷水深火熱，永寧古衛城作為重要海防要塞，成為抵禦倭寇的前沿陣地。在古衛城的抗倭歷史中，還有許多無名英雄、普通士兵和石獅當地百姓，在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，他們挺身而出，用生命捍衛家園，這些抗倭英雄的故事，在古衛城代代相傳，成為石獅人民的精神支柱，他們的英勇事跡和愛國精神，不僅是古衛城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更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象徵。

拾階而上到達了「鎮海石」這塊巨石旁，看到「鎮海石」的背面還分別刻著兩行字「水滸臺，驪龍珠」。巨石上，歲月的痕跡清晰可見，那些斑駁陸離的紋理，彷彿是歷史長河中泛起的漣漪，引人遐想，我輕輕地撫摸著石面，深刻感受到了歷史文化的厚重與深遠，「鎮海石」不僅承載著永寧人民的記憶與情感，它更像一本厚重的史書，等待著我們去細細品讀；又像一幅絢麗的畫卷，等待著我們去盡情欣賞。

沿著蜿蜒的小路漫步，兩旁綠樹成

蔭，兩個亭台分佈在公園之間，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，沿著木棧道走進「浸月池」邊的亭台休憩靜思，彷彿看見歷史的扉頁在風中飄飛，曾經站在這裡，不僅可看到戰火紛飛的壯烈場面，也可看到千年前的海天一色，帆影點點，無數商船曾在此啟航，駛向遙遠的彼岸，那些滿載著絲綢、瓷器與茶葉的船隻，不僅帶走了中華文明的成果，也架起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。如今，目之所及，現代高樓大廈鱗次櫛比，一副現代濱海城市的動態畫卷。

在城市的發展脈絡中，鎮海石公園不僅是自然美景的聚集地，更是歷史文化的傳承者，鎮海石與永寧古衛城承載著厚重的歷史記憶，它們是城市的文化根脈，見證著歲月的變遷。在現代文旅融合發展的浪潮下，歷史遺跡和文化景點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，鎮海石公園與永寧古衛城在文旅融合的發展中，充分發揮自身的歷史文化優勢。近年來，石獅市文旅局正在以文化為核心，以旅遊為載體，通過創新發展模式、提升服務質量等，實現保護與開發的良性互動，打造具有獨特魅力的文化旅遊項目，讓更多人瞭解和感受其歷史文化的魅力。同時，加強與周邊旅遊資源的整合，與十里黃金海岸等景點聯動，打造「山海城」一體化的旅遊線路，成為吸引更多遊客探尋歷史、享受自然、體驗文化的熱門旅遊目的地，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。

春日的陽光灑滿大地，鎮海石公園被染上了一層金色的光輝，此刻的我，心中充滿了對這片土地的敬畏與感激。鎮海石公園不僅是一處旅遊勝地，更是一本生動的歷史教科書，它讓我們在欣賞自然美景的同時，也能深刻感受到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。

我相信，這座融合了歷史與自然的公園，將繼續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更多的人前來探尋與體驗；這座承載著歷史山海迴響的鎮海石公園，也將永遠保持獨特的魅力，成為人們心中永恆的精神家園，讓歷史的餘音在未來歲月中持續迴盪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銘記過去，開創未來。

2025年2月25日

劍客

「鄭和島」是無稽之談



想到寫到

今年1月份，中國各大社交媒體突然出現大量關於巴拉灣島是所謂的「鄭和島」的文章，並言之鑿鑿說巴拉灣是明朝的領土，被菲律賓強行霸佔等讓人啼笑皆非的論述。

由於文章鋪天蓋地，在小紅書、抖音和微信視頻號、公眾號上瘋傳，引起菲律賓國家歷史委員會的注意，並發表聲明駁斥。著名菲華裔歷史學家曾紹華（Xiao Chua）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痛斥這種謬論。

稍微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，鄭和七次下西洋時根本沒有到過菲律賓，他留下的航海圖也沒有一張顯示鄭和的船隊有經過菲律賓任何地方，巴拉灣是「鄭和島」的說法從何而來？1521年之前，菲律賓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，群島內由多個古國組成，其中麻逸（現在的內湖省一帶）、古馬拉蘭（現在的描絲蘭省）、蘇祿國（現在的蘇祿省）都是比較強大的獨立王朝。馬尼拉方面也有很多部落，包括強大的敦洛王國（現在馬尼拉市敦洛區）。這些古國或者部落都是由不同拉賈（Rajah）、蘇丹（Sultan）或拿督（Datu）統治。

陳台民的《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》一書中都有寫明這些，因此再多的造謠和謊言都改變不了巴拉灣不屬於中國的事實。

在全球範圍內，由中國人來命名的地方很多，但命名並不代表擁有主權或者曾經佔領過。如果依照這種說法，那全世界不就是中國的領土了，完全可以實現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了？這完全是大漢沙文主義作祟。

根據中國史書記載，三嶼又稱三島。《諸蕃志》捲上，「三嶼乃麻逸之屬，曰加麻延、巴姥西、巴吉弄等，各有種落，散居島嶼。船舶至則出而貿易，總謂之三嶼」。在今菲律賓群島。其所包括的加麻延、巴姥西、巴吉弄三處，一說指今卡拉棉（Calamian）、巴拉灣（Palawan）、布桑加（Busuanga）等島；一說在呂宋（Luzon）島西南沿岸；一說應在呂宋島北部一帶。另見《雲麓鈔》；《元史》卷二一〇；《廣輿圖》卷二；《圖書編》

卷五九；《明續通考》卷二三五；《四夷雄略》卷二；《三才地理》卷一三；《四夷廣記》；《裔乘》卷五；《閩書》卷三九、一四六；《武備志》卷二二三；《讀史圖》卷四；《續通典》卷一四七；《清一統志》卷四二三；《續通考》卷二三八；《續通志》卷六三五；《嘉慶志》卷五五一。其中巴姥西就是今日的巴拉灣，而《坤輿全圖》則稱巴拉灣是巴喇何亞島。中國人到這片群島只是進行貿易和通商，也有人選擇與土著通婚並定居，從來沒有佔領過菲律賓任何地方，真不知所謂的「鄭和島」名稱從何而來？Palawan的名稱源自西班牙語Paragua，意思是合起來的兩傘，也有人說Palawan源自古印度語，意思是「土地」。

另據《元史》列傳第九十七外夷三記載：三嶼國，近琉求。世祖至元三十年，命選入招誘之。平章政事伯顏等言：「臣等與識者議，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，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。去年入琉求，軍船過其國，國人餉以糧食，館我將校，無它志也。乞不遣使。」帝從之。

鄭和下西洋時所經過的地方也都是「宣揚國威」，更重要的據說是尋找失蹤的建文帝，而不是要擴張領土。

在清代，蘇祿國國王曾經向乾隆皇帝獻上地圖，要求拼入清朝版圖，但被乾隆帝婉拒了，因為中國人沒有佔領別人土地的野心。

有人說，三寶顏不就是以鄭和（三寶太監）命名的嗎？要知道，三寶顏跟鄭和沒半點關係，這個中文名是菲律賓華人自己翻譯/取的。三寶顏英文名字是Zamboanga，由西班牙人取的，源自印尼話Jambangan，意思是花的城市。宋朝古地圖用的是「三麻蘭」，西班牙人殖民菲律賓後，Jambangan逐漸演變成Zamboanga。

筆者懷疑，今年1月份網上突然鋪天蓋地轉發巴拉灣是「鄭和島」的通稿，是有預謀的，甚至是反華份子故意要挑撥菲中關係。

要知道，今年是菲中建交50週年，兩國民間正在積極籌備慶祝活動，一些無知網民故意或非故意散播所謂「鄭和島」謠言，是居心不良，故意搞破壞，建議中國政府加以取締和刪除。

二零二五年三月四日

王強

哪吒神話：從東方智慧到全球精神遺產



絲路溯源

在閩南海濱的石井古鎮，每逢颱風季節，驚濤拍岸，漁民步入海神廟，焚香敬獻哪吒。這位自密宗戰神演化而來的少年英雄，歷經千年嬗變，與東南沿海的海洋文明交融，成為獨特的文化符號。當閩南與台灣的民眾於銀幕上見到披混天綾的哪吒，皆驚嘆：「這不正是我們世代供奉的哪吒三太子？」中華文明於全球化浪潮中的傳播，生動浮現。

一、神話嬗變與文化再造

哪吒形象跨越千年，乃集體創作之結晶，融合佛、道與民間信仰，體現文化交融之智慧。宋代理學以「剔骨還父」隱喻佛教輪迴與儒家孝道之調和，展現中華文化兼容並蓄之特質。元代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注入道教金丹修煉，使哪吒成為三

教合流之象徵。明代《封神演義》更將靈珠轉世之說推向巔峰，使神話敘事歷久彌新。

二、海洋文明與生存美學

閩南依山傍海，商船航行驚濤駭浪，仰賴海神庇佑。哪吒以「威震東海、平定水患」之名，成為戰鬥之神，與通遠王、媽祖信仰並存。明清之際，閩南移民遠渡重洋，故土信仰隨之遠播，哪吒香火亦傳入台灣及東南亞。

台灣現存三百七十餘座哪吒廟，信仰尤盛。《臺灣廟宇文化大系》記載，清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晉江先民攜哪吒神像至嘉義新營，建立「全台太子廟之首」。此信仰遷移與延續，既為情感寄託，亦折射閩南人之生命哲學——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」。其敬畏天命與人力抗爭並存之智慧，與哪吒精神交相輝映。

祥芝漁港之老船長依雲象測天，其經驗與《更路簿》星象導航術一脉相承。颶風摧毀漁排，漁民焚香祭龍王后，仍駕新船出海，正是「我命由我不由天」之現實詮釋。此種生存意識，使哪吒成為閩台及東南亞移民社會之不朽象徵。

隨海貿興盛，中華文化與信仰遠播南洋，檳城、馬尼拉香火鼎盛，見證文化跨境流動與再生。現代動畫重塑哪吒形象，使傳統敘事昇華為存在主義寓言，從「剔骨還父」之悲壯，到「逆天改命」之決絕，海邊人之「生死放下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」之信念，恰與海德格爾「向死而生」之哲思暗合。

三、全球語境下的文化共鳴

當哪吒於銀幕吶喊：「若命運不公，就和它鬥到底」，此抗爭精神與普羅米修斯盜火、西西弗斯推石之西方神話展開對

話。然相較於西方神話中個體對抗命運之孤絕，東方敘事更強調個體命運與集體記憶之交織。哪吒既為逆天叛逆者，亦為護佑一方之神聖存在。

立於姑嫂塔遠眺台灣海峽，潮汐往復間隱藏文明互鑒與傳播之規律。從朱子理學對哪吒神話之倫理化改造，到當代影視產業之文化輸出，哪吒始終於解構與重構間前行。當馬可波羅筆下之「光明之城」化身為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與世界遺產，哪吒精神勇於挑戰不公、與命運鬥鬥到底之信念，已超越地域界限，成為人類共同之精神遺產。

此精神，體現於敬畏自然之抗爭勇氣，於文化傳承之創新突破，亦於全球語境下之文化對話。哪吒不僅為少年英雄之象徵，更為跨越時空、串聯人類生存智慧之文化密碼，持續閃耀於世界舞台之上。

周樹龍

心鏡映照的世界



特稿

讀《紅樓夢》至黛玉葬花，忽覺這姑娘手中捧著的不僅是花瓣，更是一片映照世相的鏡子。她在太觀園裏的悲喜起伏，揭示了亙古不變的生活真諦：境由心造，聲隨情遷。當我們學會擦拭心靈的鏡面，便會懂得——心靜時，喧囂亦是寧靜；心亂時，寂靜亦是喧囂。

初入賈府的黛玉，恰似一泓清泉。初春的沁芳閣旁，婆子們的談笑如花集般喧嚷，她卻能從鼎沸人聲中辨出落花觸水的輕響。眾人只見她拾花入水的雅態，卻不

知這少女正用新奇的眼光丈量世界：三五個粗使丫鬟追打嬉鬧的腳步聲，在她耳中化作輕快的鼓點；王熙鳳珠翠搖曳的脆響，倒成了打量這深宅的韻律座標。此時的黛玉，恰如初試新硯的文人，帶著探索的欣喜磨礱生活，縱使身處陌生環境的喧囂，亦能品出詩意。這印證著：當心靈澄明如鏡，喧嚷不過是人間煙火的註腳。

然情絲暗系寶玉後，瀟湘館的竹韻竟成煎熬。秋夜本應靜好，黛玉獨坐紗櫺，往日助眠的竹葉沙沙聲卻催生萬千愁緒。金釧兒一句「金玉良緣」的閒話，讓穿廊而過的風聲都似裹著譏諷。最諷刺的是重陽詩會：滿園姊妹吟哦歡宴，本是文墨雅

事，她卻因瞥見寶玉與寶釵共賞詩箋，生生將「口齒噙香對月吟」聽成刀劍相擊。可見當心湖泛起波瀾，再清越的絲竹也成穿腦魔音。這正應了禪語所說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」

但轉機總在心意相通時。凹晶館聯詩那夜，黛玉與寶玉偷溜出宴席。遠處戲班子的鑼鼓震天響，近處婆子尋人的燈籠晃如流星，這對知己卻在池畔石磯上，就著粼粼波光續寫「冷月葬花魂」。此刻的喧囂彷彿化作水墨畫的留白，反襯出靈犀相通的靜好。這般情境，恰似蘇東坡夜遊承天寺：市井喧嚷中自存空明，只因心有相照的暖意。

縱觀黛玉的心路歷程，恰如錢鐘書在《談藝錄》中所言：「觀物之鏡，實為觀心之鏡。」太觀園的聲浪從未改變，變的是映照聲音的心境。這讓我想起老家的茶館掌櫃，能在人聲鼎沸中聽清紫砂壺的松風鳴唱；也念及地鐵裏捧書靜讀的白領，

任憑報站廣播轟鳴，仍守著方寸安寧。反觀某些住山居別墅的富豪，卻常抱怨鳥啼蟬鳴攪了清夢。

菜根譚有云：「簾櫳高敞，看青山綠水吞吐雲煙，識乾坤之自在；竹樹扶疏，任乳燕鳴鳩送迎時序，知物我之兩忘。」黛玉若能參透此道，或許不必淚盡而逝。但正是這份未能超脫的執念，讓當代讀者照見自身：我們何嘗不是在大數據時代的喧囂中，時而享受熱鬧，時而渴望逃離？其實治愈焦慮的良方，不在遮罩聲響，而在修煉心鏡。

暮春時節重讀紅樓，忽覺黛玉葬花處飄落的花瓣，皆是叩問心靈的請柬。當我們為環境所困時，不妨憶起瀟湘妃子的啟示：拭淨心鏡，則市聲可譜曲，蟬鳴能入詩。畢竟，真正決定世界喧靜的不是耳畔聲響，而是心頭那汪清泉是否蕩漾——心靜時，喧囂亦是寧靜；心亂時，寂靜亦是喧囂。

王小柳

談教育



特稿

羅素在《教育與美好生活》中提出「人類知識的總量和人類問題的複雜性正在不斷增長，因此每一代人都必須為了找時間學習新東西

而改進其教育方法」。

教育需要順其自然。有的時候，如果不瞭解教育理論與實踐，往往會破壞了孩子原本的優秀品質。孩子天生具有較好的專注力，這時候家長不能習慣性的去打擾孩子，

或者強勢地控制孩子去做事。通過保護孩子的專注力，讓他們能夠更加自律和主動地完成任務。

接受教育的結果。那些小鎮出來的是做題家，後來會怎麼樣，比較好的方法就是把搞不清楚的人事當做題目做了。

可能有一天小鎮做題家看到的人一個個都是一道題，有分值很高的不知從哪裡入手的大題目，有解起來複雜的不屑去做的小題目，有看似簡單解錯了不願意重做的題目。小鎮做題家有自己的軌跡，雖然比較辛

苦，至少通過這種方式，把世界拉入自己的系統中。

教育需要適應社會。想要把事情做好，先把人的關係處理好，大部分時候這個世界講的是共識，而不是事實，除非個體可以強到發現事實改變人們的共識，而我們大部分人都不具備這種能力。

教育者和被教育者，都是一個和自然、社會融合的過程，通過教育讓其自治。尊重每個個體，使得他們可以堅強地生活，勇敢地做自己。